



刚强的八舅公

□ 姜义华

前日忽接消息，八十四岁的八舅公因病离世。骤闻噩耗，不禁悲上心头、泪盈双眶，往事如潮水般奔涌而来，撞击着心扉。

八舅公是婆婆的胞弟，年仅五六岁时，外婆便因病离世，他自幼跟着外公，长期与兄嫂一同生活。那时家境尚好，外公是一族之长，长兄则是当地有名的文人先生，家中满是书香墨韵。八舅公聪明伶俐，深得外公与长兄偏爱，自小便入私塾读书，接受良好的教化。

幼年丧母的八舅公在长嫂悉心照料下长大，这份养育之恩，他铭记终生，常满怀感恩地说：“大嫂不单单是我的大嫂，还是我的养母呀！”或许是在长兄长嫂的羽翼下被温柔呵护长大，他一生都格外依恋兄嫂两人，比其他兄妹更为亲近。八舅公性子执拗倔强，在他的人生信条里，似乎从来没有“认输”二字。可唯独面对长兄长嫂，他满心都是温柔与敬重。长嫂离世时，他亲手为其缝制了一套簇新的寿衣，尽了晚辈最后的心意。后来长兄辞世，他守在灵前，亲力亲为操持所有后事，体面庄重地为长兄送别，完成了兄弟间的最后一场相守。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八舅公向来是主心骨般的存在。但凡哪家遇到难处，或受了委屈，第一个想到的依靠便是他，他也总会挺身而出，为家人出谋划策、主持公道。我与夫君成婚之后，父母年迈、家境清贫，日子里满是奔波与辛酸，诸多难处压得我时常气馁、压抑、烦躁。

炒面、烩面、肉丝面、炒米粉、盒饭……中午时分，厂门口对面的流动餐馆老板们，卖力地吆喝着。工人们陆续走出厂区，走向各自中意的餐馆摊位。

这些流动餐馆的老板们再怎么吆喝，我都视而不见，径直走向最右边的一个摊位。我随意点了一份餐食，寻个空位坐下。在他家用餐已好几个月了，几乎每天中午都会光顾这个摊位。

说来也怪，其他摊位，又是拉人，又是赔笑，招揽顾客，食客却寥寥无几。而这个摊位，位置最偏，也从主动吆喝揽客，食客却络绎不绝。也许会有人说，是这一家的饭好吃、可口。事实未必如此！

我刚到这里时，初见厂门口的吆喝声，也不知所措，更不知道上哪家去吃饭。最后，每天换一家，品尝各家餐食，最终得出结论：都是寻常饭菜，味道普遍平平。那为什么我只钟情这一家呢？这还得从去年发生的一件小事说起。

那天，这家摊位客源火爆，里面的座位都坐满了人，只有离路面很近的一张餐桌还有空位。我要了一碗肉丝面，坐在路口餐桌。吃着吃着，却有一股刺鼻的汗臭味，飘进了我的鼻孔，直冲天灵

前段时间，在课堂上教孩子们写读后感和观后感，突然想起自己孩童时代看武侠电影的那些趣事。

四十多年前的电影《少林寺》，宛如一阵旋风席卷中国。一时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武术热如燎原之火熊熊燃烧，我也投身其中，成为这股热潮中的一员。

那时家住乡下，几间砖瓦房不仅被大片竹林环绕，还有桉树、柑橘树和李子树等果树，这片天地便成了我与大哥、二哥以及邻家伯父、幺爸等几个男儿的练武场。虽无缘拜师学艺，但还是缠着父亲订了份《武术》杂志。手头有了这本练武的“秘籍”，我们便开始勤奋摸索，自学苦

练起来。那段时光，真是我们练武最热血沸腾又纯真无邪的岁月。

少林寺的铁砂掌和轻功，是电影里最让人着迷的功夫，当然也是我们这群乡土武侠迷的最爱。为此，我们自制沙袋，每天清晨与放学后，便急急奔赴树林练武场，对着桉树、破砖和断瓦片一阵挥拳拍打，手掌常常被打得皮开肉绽，可没人喊过痛；臂力是必须要练的，大哥和二哥砍来木棒，用细软竹篾绑在两棵树间，简易臂力器便大功告成。稍有闲暇，我们便双手紧握木棒，引体向上，前后翻滚，乐此不疲。久而久之竟成效显著，我居然也能用掌劈开几片瓦片、砍断泥砖，甚至还能用拳头打掉那些坚硬的桉树皮。

有了些许功夫，自鸣得意，便总想在同学面前一展身手。“打仗”成了那时最热衷的游戏。双方各占山头，以泥巴和树枝为武器，每次开战都会打得昏天黑地，鬼哭狼嚎。获胜的当然扬眉吐气，可战后田地庄稼却惨了，被踩得七零八落，远亲近邻们怨声载道，

每当我这时，八舅公总会及时出现，给我勇气，教我勇敢，劝我坚强。

八舅公一生性子刚烈，可在生命最后几年，却不幸患上慢性脑梗，行动日渐不便。向来不肯低头的他，怎愿向病痛妥协、向命运认输？这份不甘，让他愈发执拗倔强。或许是对无常命运的抗争，或许是身不由己的愤懑，或许是对日渐衰弱的自己不满，他渐渐变得与往日不同。凭着过人的远见，他倾力培养两个儿子接受良好教育，如今皆事业有成；三个女儿也都温婉淑惠，家庭和美。八舅母贤惠端庄，持家有道，两人向来是旁人眼中的和美夫妻。这些儿孙满堂、阖家安康的光景，本是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资本。可自从行动不便之后，骄傲又倔强的他，常常无端生怨。一辈子温文有礼、从不恶语相向的人，竟开始对儿女鸡蛋里挑骨头，对相伴一生的妻子也怒目相对，甚至偶有打骂，吓得八舅母不敢近身，儿孙们也满心惶恐，不知如何靠近。

八舅公最后的日子是孤独的。他心里定然渴望着与老妻朝夕相伴，渴望着儿孙绕膝承欢，渴望着被人理解、被人温柔照料。可即便被病痛折磨到油尽灯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旧守着那份刻进骨子里的骄傲，哪怕面对的是他挚爱的家人，也从未说过一句软话，未低过一次头，未诉过一次苦。

他用一辈子为家人遮风挡雨，为大家撑起了一片天，却在最后的时光里，独自承受着病痛的折磨与内心的孤寂。他不曾向命运低头，不曾向生活妥协，始终守着自己的骄傲，走完了不屈不挠的一生。

八舅公走了，往后岁月，再无人在我困顿之时给予底气，再无人为我家庭奔走撑腰，再听不到他温厚的叮嘱，再见不到他挺直的身影。往事历历在目，音容宛在人间，唯有无尽的思念与缅怀，长留心间。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管饱

□ 申军燕

盖，我瞬间没有了食欲。

面条没问题，转头才发现，我餐桌旁站着一位邋里邋遢的女人。她手中的陶瓷碗上下晃动，向我讨饭。

坐在我对面的两位工友，早已经端着碗，捂着口鼻站得老远。心中的善念驱使着我端起碗，捞了满满一筷子面条，高高举起，慢慢滑到她碗里。她还站在一旁，傻笑着示意，让我给她再给点。我把碗递到她碗的一侧，准备给她倒面汤时，她的筷子却插到了我碗里。我干脆手腕一转，半碗饭全部倒进了她碗里。

看着她，端着饭碗，脚步一深一浅，肩膀忽高忽低，走出了我的视线。可怜也罢，发善心也好，那刺鼻的汗臭味，跟着她离开了。而我还没有吃饱，只好起身离开。

“唉，别走啊，在我这吃饭管饱。”

管饱？看来我刚才的举动被摊主老板娘看见了。

“算了吧老板，再来一碗我吃不下了。”

老板娘笑着说：“再来半碗，够吗？”

“够了，够了。”心想，这两口子真会做生意，没过一会儿，一碗肉丝面又端在了我的眼前。吃完饭后，问老板多少钱。老板笑着摆手说：“不要，不要，吃多少都管饱。”我还是走到了二维码前，准备扫码。老板见我扫码，他一把拿走二维码，笑着向我摆手，示意让我走，我只能转身走进厂区。

自此以后，这个摊位成了我的御用餐馆，渐渐地我也看懂了啥叫管饱。在这个摊位吃饭，不管点啥餐食，都是七块，一碗不够可以再续。米饭、馒头随便吃，有些人吃饱了随手抓两个馒头离开，这两口子也不吭声。

跟摊主熟悉以后，问他：“你让工人这么吃，能赚钱吗？”他却笑着说：“我是干这个的，还怕顾客吃，他们越吃我越有。”

我心想，心存善念的人，也许不会大富大贵，但日子过得也不会太差。

生命中你所付出的善意与爱，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一句管饱，让贪婪的人找到了漏洞，却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实在和一颗善心，这个摊主的生意不好才怪。（作者单位：重庆信人科技公司）

那些年的武侠梦

□ 何真宗

骂得我们无地自容。

有一次，我与大哥、二哥和一群半大小子打完“仗”回家不久，屋后的邻居便气冲冲地跑来我家告状，说我们三兄弟踩烂了他家农田里的秧苗。刚从田里回来的父亲听闻怒不可遏，责令我们三兄弟跪地反省。大约跪了半小时，父亲说：“庄稼是衣食之源，你们跟我去将踩坏的秧苗重新插好！”父亲话语不多，却掷地有声。那天，一家人忙碌到深夜，才将邻居家的秧苗重新插好。

回家后，大家疲惫不堪，我们肚皮饿得“咕咕”叫，母亲忙着去准备晚饭，父亲却把我们叫到身边，讲起《少林寺》的故事，他说：“喜欢武术虽不是坏事，但你们现在是学生，若能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走出家门，那才是我们的期望。”父亲的话如醍醐灌顶，让我们恍然大悟。

从此，我不再将自学的武术用于“打仗”争斗，而是深藏于心，以武德为指引，激励自己的人生之路。“德不孤，必有邻。”秉持武德，方能在人生道路中，走出一条光明坦途，成为真正的强者，不负韶华，不负人生。

我漫不经心地游逛，看秤杆翘起又沉下，看塑料袋，被提起，又放下，所有成交的对视，那都是老百姓心中的愿望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懂的诗

长江鲟(外一首)

□ 余公

树冠伸进蓝天里
根须长在碧水中
黄葛树撑起巨大华盖
彩云阳光庇护这片天地

汤溪河晃动长裙向我跑来
手心捧着亮晃晃的盐花
我与一条长江鲟的缘分
绽放出奇异的生态之光

今日风景又香又甜
汤溪河与我共醉春风
枇杷、黄桃和红橙好想
把万里长江一起带走

如果汤溪河安装上滤镜
长江鲟能游进我梦里来么

下岩寺拾遗

杜甫吟诵的杜鹃花迎来春雨
下岩寺没有一座名山衬托

在我之前有几个漂泊的人
来过，避雨或者夜宿
唐朝的那一个名叫王维

苏轼、苏辙、黄庭坚
还有陆游，来自宋朝
磐石城下，江岸上一处天然岩穴
他们的声名在江涛中回响

恍兮惚兮，我对着大江膜拜
躬身拾起唐诗宋词韵脚的
（作者系三峡融媒体中心退休职工）

逛菜市场

□ 老高

每当晨光漫过新牌坊的街巷
我总会去菜市场逛一逛
不是去计算几毛几分的交易
只是去赴一场人间烟火的寻常
和感受那些朴实的眼光

一排排摊位，满目琳琅
红的鲜亮，绿的生机，黄的辉煌
果蔬带着晨露与泥土清香
根茎上还沾着田埂的微凉
我很少去提及那些重量
因为，摊开的，都是寻常人家的日常
这里从来就不是冰冷的卖场
而是千家万户，用烟火熬煮的汤

在这里，我看到了买卖的真相
它比报表更真实，比辞章更清亮
烟火气里有模样，褶皱里有微笑
这里是温度计，是晴雨表
记录着大棚的温度和雨水的分量
让人感到每时每刻的暖与凉

这里，是没有编导的大剧场
人人都是本色登场
秤杆挑起朝霞又放下夕阳
果蔬上的泥，那是土地盖的印章
零钱数了又数，零头抹掉又添上
像斟酌一行诗的韵脚

我漫不经心地游逛
看秤杆翘起又沉下
看塑料袋，被提起，又放下
所有成交的对视
那都是老百姓心中的愿望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